

疑辨錄三卷

明 周洪謨撰明嘉靖刻本

明嘉靖刻本

元續紀序

秣陵盛時泰

嘉靖甲寅春四明詹子將往溧陽謁史公恭父乞予為文因借玉女潭山居記于羅原溥戲題詩云吏部開山處還回古洞天臥遊三百里都只在毫端既還遂借別帙原溥時數日一枝翻閱後各跋百餘字歸之復錄所跋者于紙是時予在制春寒多雨故日夕弃舉業廢人事為之入夏漸長欲益肆厥力居無何羅氏所藏已殫乃復借於姚元白元白所有不甚夥然多舊時拓本頗精奇時時晨起捉筆日午弃去晚當風再濯研倦乃已秋涼入棲霞上萬佛頰過本業尋謝靈運墓不可得托

宿祈澤至天寧達張山觀大泉歷虎洞雁門而返返則初本已失遂寢所為今年秋陳先生之官蜀中欲致書楊太史檢往時所為詩乃得於亂書及省之已紙盡墨湮矣久之與黃淳父過少司成朱公象玄官舍睹所藏甲秀堂帖帖本淳父故物得之祝京兆者後歸附閩士王某王素稱好事今官都下淳父教誇之予既見手把之不忍釋而淳父從旁慨嘆異其所未及酌酒歸篝燈坐堂上因思凡物奇則必傳聚則必散即如此帖不數載自吳而燕又自燕而吳神翰兔運不可致詰如此然則二氏所藏使無是帖則已誠有之豈不以奇而傳耶縱不以奇而傳久則漸滅不可考後之人蓋有願見不

可得者雖然予所覽時古帖之宜爾世所保禊帖如麟鳳芝州予所見若上海頤內舍汝和本有張仲壽記華亭何翰林元朗本有倪元鎮詩與朱公象元本有趙子昂跋皆號稱五字不損者則遺帖在世尚多又何取於二氏哉予之為此多贅也已或者曰古人若洪公适之隸釋歐公修之集古目錄趙公明誠之金石錄黃公長睿之東觀餘論如此者甚多後日焉知二氏之帖不賴子傳耶予既笑予之贅又歎古之人多此也曰點竄之以存題曰元續紀作元續紀序時嘉靖丙辰十一月三日也

元續紀後序

凡物之堅莫逾金石而金石之為質世之物雖有堅者亦莫能過焉故古之人有宏功偉績必勒之彝鼎以告宗廟昭示子孫三代而后易為豐碑自石鼓吉日之刻以至于秦嶧思果凡世之王侯公卿貞儒烈士與夫閭里之婦女童子苟有可稱頌者莫不銘之或立于隧道或立於墓側或縣之山阿水濱蓋以生者之勛名富貴不過炫耀一時而道德禮樂與夫文章氣槩可以與后之思者非之莫之寄此漢唐後所以復多也夫人以百年之身競勛庸富貴以圖炫耀一時也固不足言而道德禮樂與夫文章氣槩可以與后之思者亦不過止于

其身非要此以寄之後也而後之人欲考其道德禮樂與夫文章氣槩者幸於此有賴焉默而消沉于水火湮沒於草萊者甚衆而樵人牧子徃徃又從而摧仆之者不少夫人以百年之身為不足恃故樹之金石而金石為物之至堅又且同歸於消沉湮沉則前之人何所見而寄之後之人又何所據而考耶始吾之紀元續蓋有感於文忠公而為也然而名不出於膠序身不遠於里閭無高車駟馬以馳驟四方無深財厚力以鉤致四方難得之刻甬勉鄉校覓得一荐猶可任奔走以為之故弃而不為宣力舉業而不自知其不足為主司錄也夫古之人莫不有勛庸富貴道德禮樂與夫文章氣槩可

以寄後之思樹之金石而金石之堅又不免有消沉湮沒之患予之困于進也蓋於三者無有焉設使有之亦未必逾于古人而欲樹之金石其何以寄後之思願乃為之不撥者無乃甚愚矣乎雖然古之人思樹之金石而金石之堅又不足恃則所以繼金石之堅而俾之不泯者猶幸有愚如予者在也

嘉靖戊午九月廿一日雨中在蒼潤軒對酒信筆寫不增減一字

元續紀

周穆王篆書吉日癸巳

三代刻自均嶠紫霄外唯此碑乃穆王書無疑宋學士重刻於浦陽山房二種余求之未獲今乃元白中林堂見之真令人冷然如在壇山岩邊也嘉靖甲寅六月二十八日借歸留蒼潤軒逾旬敬題之以還

元續紀

漢急就帖

書學自二篆八分外唯急就為草書之始臨池之士不可不厭觀焉近代宋仲溫祝希哲皆能之然二公致傷于織此外固未見卓然者矣吾鄉印岡先生藏金石遺刻甲都城元孫厚溥許遍借觀之適取七種首得是帙故敬為題之云爾時嘉靖甲寅三月十五日也

漢史晨饗孔廟後碑

右漢史晨饗孔廟後碑予借自淵泉記室同諸家板本讀之俱不甚差異但此帙後有武周時諸人題名而洪本以下俱未言及之也簡翁自別刻上得之而遂偶附

于此耶抑諸君因其人而畧之也嘉靖甲寅四月七日記

漢孔廟置卒史碑

三代彝器款識不多見壇山石鼓剝落亦甚其他自秦相泰山之眾而下唯兩京為古予嘗檢洪丞相隸釋見此碑刻於第五而近世都元敬揚用修徐獻忠集漢字者俱以此為第一也先數者已零落不可得是刻在孔林尚無恙耶勉字下隱起是學字蓋崇聖道勉學教詞理俱暢而人人往往缺之故敬為之補而記其說如此若夫見三家跋者不復廣引矣嘉靖甲寅四月七日記

漢北海相景府君碑

簡翁嘗言碑之有額猶人身有首裝者不可弃今觀此
帙乃得其寔也然洪跋謂任城有景氏三碑而近世收
者獨此何耶昔人謂漢碑在世猶鳳翎麟角不可因其
殘剝而輕舍淵泉其慎守之也弃臣子子下有仁敷海
外著甘棠兮十六字洪與都氏本同有而此不著嘉靖

四月七日記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

漢碑額下即直書其人無復書者此碑既篆題額曰有
漢泰山都尉孔君之碑而額下首行又書曰有漢泰山
都尉孔君之銘碑陰又有篆書門生故吏名五名故與
諸碑迥異淵泉收漢刻極富必有以訂之已嘉靖甲寅

四月七日記

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并陰

右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并碑陰通一冊吾鄉羅公所藏
元孫淵泉跋以示余碑言青龍在渚灘霜月之靈皇極
之日按爾雅十二歲名申曰渚灘永壽元年乙未此言
申者則次年丙申矣霜月者九月也皇極之日五也此
皆漢人尚識緯之學故文字好奇如此其佻則洪丞相
都太僕言之已具嘉靖甲寅四月十二日記

漢淳于長夏承碑

此碑金石錄謂元祐中洛洲治河得之土中近揚文貞
公亦謂廣平府治河得此曩曾記宋鄭僑以此為篆體

八分而元王文定公謂為蔡中郎書至此之夏金鑄鼎
形模譎怪以今觀之蓋奇之過者爾

漢故司隸校尉忠憲父魯君碑

此碑乃門人為峻立者故有忠憲父之稱蓋方劫古拙
甚可寶也嘉靖甲寅四月十二日記

漢孔彪碑

孔彪碑雖剝落已甚然字有挑法是漢人中出色者古
人文字只以古語所書之觀此篇數十句多有韻可讀
亦一種奇文嘉靖甲寅四月十二日記

漢故穀城長蕩陰令張君壽頌

此碑近云故洪氏諸君所闕曩君曾有人貽予後失去

今重觀於淵泉恍如故人別久再見猶能識音容也嘉
靖甲寅四月十二日記

漢鄧騭討羌竹簡

漢鄧騭討羌竹簡按雲麓漫抄言此乃宣和
八年八月水簡篋內梁師成石

右禮曹朱子介鈞勒于研上者予過子介書楊升菴所
寄蒼潤軒記于石漫石上摹得之其詞云永初二年六
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車騎將軍幕府文書上郡屬
國都尉二千石守臣廷議縣令三年十月丁未到府受
印綬發夫討畔羌急急如律令後又云馬世區駟二百
頭日給古古詞古筆硯觀之令人慨然若朱公者真近
時博雅好事之士哉戊午十一月二十二日雨中記

漢急就碑

元續紀

魏受禪表并上尊號奏

右受禪表上尊號奏皆元常梁鵠妙迹學書者自此求之而遡乎中郎可全見古人面目洙泉其珍之哉嘉靖甲寅四月十二日記

魏魯孔子廟之碑篆額白字

世稱此碑為曹植文梁鵠書鍾繇刻字謂之三絕余久求墨本不可得今乃獲借於淵泉記室晨起蓬首臨數十字不覺清風洒然也嘉靖甲寅四月十二日記

魏

姚元白頃歲得舊榻閣帖托友人裝潢成帙因匿此數

紙沒后于其子得之可謂珠還合浦矣然元白不即入于舊帖而別存如昨者其亦有感於人物之重輕耶余得借觀之故為題之以告來者

予舊藏此帙臨學曾數十百過比已與沙門圓慧昨于華亭何元郎所見宋仲溫臨本神氣骨肉俱勝今日更睹茲帖微悟古人造筆之意焉是日午後獨坐樓下思與原溥面談不可得故再為書此筆鋒久頽作字遂不隨手

元續紀

皇象書天發神識碑

右天發神識碑世稱為皇象又定為蘇建若篆若隸字勢雄偉舊在紫岩山後歸天禧寺又歸籌思亭又移府學禮星門近歲復徙入尊經閣下子屢欲榻之未果今得觀元自所收本摩挲之誦書疑皇象多之句以歸然以為建書者是也斷碣之夢元白想知之久矣

又

世稱此為三段石誌言乃華嚴天皇象書者予向見一書辨此碑與國山碑俱蘇建書甚詳今已失記然陳后山詩云書疑皇象多則亦未以為決然也玉泉公自蜀還寄升菴楊先生為予所作蒼潤軒記言升菴索及拓本予因一拓本致之一本貽陳公一本留軒中而因附其事于下云

元續紀

晉王羲之行書蘭亭記

今士人家收禊帖正所謂有杜荀鶴章得象者昨與東海何元朗論此余謂定武本自藝齋松雪外世間應無數帙彼言當猶甚多因自謂有之而又不即示以示余此亦恐以氣相尚者耶淵泉乃祖太守公蓄此一為陳緝熙所臨本一為豐存禮所臨本一為詹仲和所臨本其餘則蘭雪軒刻爾俱有跋可考候余見何氏本如何再一一為淵泉鑒之也嘉靖甲寅三月二十日記

晉王羲之雜帖

右陰符經心經筆陣圖十七帖四種共一帙乃吾鄉石阡太守印岡公所收元孫淵泉出以相示余記少時受業橫淫先生曾以陰符經示余謂非右軍之筆又數年前見友人金子坤壁上帖多心經一長紙後有跋辨右軍未曾書此今已不記而此本則又無有筆陣圖雖始自右軍然此刻乃李後主所書此則楊用修有此言也唯十七帖為右軍之筆而世間臨本極夥此殘石乃南原王公視學河南時於寺中掘得之筆意翩翩有東晉韻差可寶也曩見其子子新為予言是勝國時一少年僧所臨不知彼何所據然于款道父宦遊似得其寔也子新愛此石歸時以紫氍毹置車上後為南原公所止遂棄驛中今不知所在嘉靖甲寅立夏日雨中題

晉王右軍行書周孝侯碑

士君子貴砥礪名節不貴遠巡甘忍周子隱少年名階
輕薄至父老比之三惡一旦奮發遂為江左名流頌於
陸士衡集見其碑令慨然遠想意欲造宜興上斬蛟橋
摩挲石刻以還今日秋澗兄出所藏石本觀之愈為暢
快秋澗文雅博達家有古刻教百種居後近子隱讀書
臺旁每風日晴美上故基宿莽想象當日丰韻誦少陵
蕭條異代之句以歸而燈下在古石洞天展平原文章
會稽字畫夜深而復恨予不能從之遊也余既得厭觀
此本而秋澗命書數字于上捉筆笑曰佛頭堆佛正是
此類座中如遇米顛幸勿出示彼必連道惶恐殺人

嘉靖甲寅七月四日記

元續紀

陳韋需書攝山棲霞寺碑

金陵六朝遺刻惟始興安成二碑在花林田中此雖陳
時所立然初本燬于會昌後又重立而石後斷僧入契
先再作依石本寫之則今立于殿廡者是已碑內言明
徵君初居此與度法師講經遂捨宅為寺繼而欲造量
壽佛未成而沒子仲璋繼之又言朗法師在寺梁帝遣
十僧受法又言蕭珍遁迹茲山死葬法師傍又言楚靳
尚神受戒則今山頂有廟者是已但蕭公之墓都不可
尋而遺刻益已剝盡則江總持所謂詞題翠琰字勒銀
鈎賢乎樂餌過客宜留者亦有時而泐耶嘉靖丁巳五

月七日記

陳僧智永真草千字文

近世初學以此為楷則吾鄉王逢元字子新尤以此得
名但學者多濁惡可惡遂至見者闕堂焉羣玉堂帖後
有後半幅字結體微肥有丰度

元續紀

隋脩孔子廟碑隸書有額篆黑字仲孝俊文

去年余同余伯祥過王用五宅見粘此碑於壁余遂携之以歸都元敬近集金薤琳琅自言收隋碑甚少余既于石湖志畧得橫山塔銘刻本而復西見此豈非余之深幸耶嘉靖甲寅四月十二日借泮泉兄所收本消閑回題而歸之

又

右仲孝俊撰碑內言陳叔毅以齊皇諸孫為曲阜令因修闕里故孝俊立此以頌其功時大業七年卒未歲也然孝俊自書齊州秀才而下又書前吳郡主簿邑羅官而復應秀才舉耶書差有漢意文甚俳後頌語云子還名賈兒多字鄭二句為古丁巳五月二十六日記

元續紀

後周西岳碑

右周天和二年修西岳碑趙文淵隸書當南北多爭之時即此文章字畫足以見其景象也此古人所以擬金石之刻猶人之面貌也然此碑好事家罕收簡翁能搜之泮泉其勿輕以示人哉嘉靖甲寅四月十二日記

元續紀

唐褚遂良真書三藏聖教序

三藏聖教序世傳二本余嘗評之以為王書如千狐聚
裘痕迹俱無褚書如孤蚕吐絲文章具在然今藏書之
家右軍之刻多有而中書之榻僅見簡翁此帖紙墨兩
精原溥可以保矣甲寅三月十八日東髮畢題字

唐吳通微行書楚金禪師碑

書學之盛莫踰李唐今五維紙爛墨渝而收者得其一
字猶鳳毛麟角不嫌於少多寶佛塔魯公之書遍天下
而通微此刻僅見之即此可以想見當時之盛矣故世
人有言者此收藏貴富貴鑒貴精二者我今見之印翁

夫子矣原溥其世守之甲寅三月十八日記

唐加封孔子詔書隸字

右詔二通碑一通祭文一通跋一通共一帙甲寅三月
十九日借觀於原溥跋言是碑曾為風仆而字畫不損
疑其陰有所相此豈非上堂聞絃音者耶

唐孫師範隸書孔廟碑

余燈下偶觀此帙適兒子敏耕在几邊問孔聖人何字
予曰仲尼彼曰故事中張伯何以稱臣父余曰父者男
子美祿曰使之觀此同予誦畢而寢次早為甲寅三月
二十日敬書其後以還羅氏芳潤閣并告我原溥也若
夫唐世追封之典禮與夫文章字畫之妙則小子何敢

議焉唯以手畫紙模索數十韻歎而已

唐李邕行書法華寺碑

李北海書以岳巖雲摩挲羅為勝而是本重刻于木故
手神稍失未稱刻石人東海伏霧芝乃公所托名也余
友淵泉兄出所收本以觀敬為題其後如此

唐歐陽通正書道因法師碑

歐陽通正書較信本流麗有餘而嚴敬不足杜詩云書
貴瘦硬方通神今以此視化度醴泉諸碑已自痴肥矣
然學者自此求信本之迹則亦執柯伐柯取則不遠矣
淵泉兄其謂何哉嘉靖甲寅三月二十六日而申試新
茶畢記此

唐歐陽詢正書醴泉銘皇甫府二碑

右歐陽信本書醴泉銘與皇甫府君碑信本在隋末祿
能書入唐為太宗寫九成宮愈翩翩自許然詢亦王魏
之類也故誕曰歐書留名至今而詢竟以筆札喪節今
二本並裝一函觀者曰書法而受名教可也

唐虞世南正書孔子廟堂碑

蔡汝道以二十萬買未琢去大周字本即此此刻乃宋
時重勒者永興親受筆訣於永禪師當時進呈石本唐
太宗以右軍黃玉印賜之今謝表勒在羣玉堂帖好事
者合觀之可以知伯施書矣甲寅三月二十六日借觀
羅氏本回題之

唐李陽水篆書三墳記

少溫書始自嶧山終歸孔家故劫利豪蕪遂為一代絕
筆論者以為蒼頡後身誠知言哉今遺刻散見人間者
以庶子泉銘怡亭刻石為最而不可見見此亦已過半
矣簡翁嗜古最篤家藏古今金石刻極富而元孫淵泉
能世守之昨以是帙假予故敬為題其後而歸之嘉靖
甲寅立夏日記

唐張從申行書玄靜先生碑與唐李衛公行書上

西岳書二帙

玄靜先生碑有二本一為魯公書一為從申書昨予遊
三茅山時見魯公碑乃方石断裂州野而是碑板瑩然

如玉壁立廡下李陽水題額與大歷七年八月十四日
建諸字多為人指所畫豈以此碑世為三絕故遂贈矣
人口而知與不知皆愛耶李衛公上西岳書少時見治
城道士家懸一軸後遍求之不可得今乃再見讀其文
凜凜猶有生氣吾鄉姚世昌曾因此受知朱開府事在
江寧志予此書久已零落不能記其詳故耶曰淵泉兄
道其略如此嘉靖甲寅立夏日雨中記

唐史唯則隸書大智禪師碑銘

大智和尚七十九年東奔西走說佛說法只箇得臥
坐去有何差別二句已是眼光落地時贈燈話頭嚴挺
之史惟則二家痴漢更為作碑寫頌以至今日裝法帖

書跋語紛紛不了古詩不云乎當時一著蓑衣去江水
茫茫何處尋淵泉若穿逗此句便雖滿家法書名無我
只道眼中無有片紙隻字也

唐陳懷志行書北岳碑常虛心文

陳懷志此碑在北海雲麾之下法華之上蓋以其筋骨
有餘而丰度微澁爾淵泉富有唐世道刻試較之當自
知也甲寅三月二十七日題是日立夏風雨蕭瑟如高
秋讀是文恍若從恒山麓下過水電交作山谷晦明冥
時從羽人仙客問投宿處景象也

唐柳公權正書玄秘塔碑裴度文

柳誠懸書學出自鄒彤鄒彤出自懷素而素自直遯永
師者大抵唐世字學極盛然自魯公而下其餘諸名家
數人同論則具體而微各觀則同工異曲玄秘塔是柳
書之極有筋骨者刻手精工唐碑罕能及之故可以寶
以為玩也

唐顏真卿正書多寶佛塔碑岑勛文

魯公書多寶佛塔碑最窘束而世人最喜正如杜少陵
詩佳處滿卷而學者徒取其硬澁此殆曾子建所謂蘭
菹馨香人之所嗜而海畔有逐臭之夫者也嗟嗟世人
若不具隻眼而隨人語言以評古書此又曷足以言心
賞耶余故聊為淵泉道破必且能為我下一轉語也

唐釋懷素草千文聖母藏真律我公雜帙

嘉靖甲寅三月二十三日假淵泉所收唐人遺刻一十
三種二十七日雨中無事各為書數字以歸之而是快
最後乃目為之評曰千文如美女當歌聲嬌而形孌聖
母如劫草卒臨陣氣銳而風恬若藏真律公二快則直
如春晝晴然冉冉若有秋空薄霧淡淡還無者也

唐褚遂良行書聖教序

諸河南書在唐人中極為富艷是碑之立在懷仁集右
軍書時二十餘年前後宋道君楊小妹師之其所謂瘦
金書者此其權輿也已

唐柳公權行書復東林寺碑

誠懸此碑鋒鏘盡歛風骨微著故是今作之書嘉靖甲

寅四月七日為淵泉兄鑒定

唐徐鉉隸書貞素王君碑

右貞素王君碑乃徐鉉撰文鉉書丹者簡翁既裝為冊
而又附以裴質方詩朱九德黃石公廟碑蓋簡翁重道
德愛山水故通所得而類收之元孫淵泉能世守之予
得觀故為題其後嘉靖甲寅四月七日也

唐李北海行書東林寺碑

廬山自遠公開社殿仲堪作記後北海此碑最佳故裴
中丞題有覽北海詞翰想見風彩之嘆此後又有朱元
章蔣之奇題名合三公觀之可以知李公書價當與匡
廬並永矣嘉靖甲寅四月七日借淵泉兄所收本臨之

方一週而賣茶人適至遂煎火試泉書此記事

唐碧落碑

右吾子行有說予曾見元朱孟辨臨本于友人何元朗
宅極佳然世以此為仙人所書而劉公嘉話指為陳唯
玉書朗州去立碑時不遠宜得其寔也

唐張珪隸書孔夫子廟碑

右大字李邕文在孫師範碑之次

唐李陽永篆書庾公德政碑并城隍廟記

右二碑不及不及三墳記道勁然德政小而美茂城隍
大而丰神彼善於此必也城隍乎

唐釋懷素草書自叙帖

此帖乃文徵仲為陸氏手勾入石者刻極精搨紙佳可
以見古人遺意又格古要論後有魏良臣跋今陸氏本
無之

唐戴千齡隸書北岳碑

右大唐博陽郡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銘并序乃翰林
李荃文吳郡戴千齡書天寶七載立書方勁有力不類
唐人

唐裴平隸書文宣王廟門記

右裴孝智撰文裴平書丹并篆額大歷八年立篆額字
不甚大

唐裴平隸書黃石公祠記并陰

右大歷八年立題篆黃石公祠記五字并布衣趙郡李卓撰七字俱篆后書前試義王府倉曹參軍裴平書十二字亦篆

唐王子言隸書任城縣橋亭記

右游芳文開元二十六年立王日雲篆額書在唐隸中為古雅文極添可誦

唐李陽冰篆書謙卦

少溫書猶蹈孔軌潛心改作當時謂為蒼頡後身觀其上某大夫書其自任可知矣此刻舊藏蕪湖氏家近世始出簡翁此本乃舊榻可寶

唐顏魯公正書家廟碑

陸士龍有言文以述祖德為美故三代彝器皆孝子慈孫為其祖父而立者魯公此碑蓋近之矣又此碑後有太平興國七年八月二十九日重立李延襲記十七字篆書乃夢英手筆蓋此碑倒於郊野延襲告于上官移載入于府城立于文廟故自記之也夫以顏氏之物子孫不能守而後之人為之移徙樹立則不唯顏公之名節可重而字畫亦不容泯矣然則為人子孫思以稱述先德而昇世之後欲奮不朽者可以思矣

唐顏魯正書八閩齋會記

唐世藩鎮跋扈之患所不忍言只如此碑乃田公之病而為之者當時所費不下千萬然當時有烜耀於此

者今皆漸滅而田公之事獨以魯公之書而傳余嘗評此書在顏碑中氣為奇偉蓋以其氣象森嚴而又不窘束故爾

唐顏魯公正書玄靖先生碑銘

右結體與家廟碑一同後有小跋云紹興丁巳五月十有四日大風折顏碑雪溪沈作舟扶起之

唐顏魯公磨崖中興頌

右大字魯公書之翹然者在八閩齋記上

唐顏魯公座位帖

右草書乃魯公草本無意於書而天真爛然學者可以知作字寫亟無意於佳而自佳者乃誠為佳矣

唐李北海行書藏麓寺碑

是碑筆勢雄健在雲麾之上刻字亦出公手大凡李公書言黃鶴仙伏靈芝元省己者皆托名也

唐林添深慰帖

壬子冬袁紹之以此寄余北海寇剽竊姑蘇文物盡糜數十年後求此遺刻難矣况此碣載入閩中又已不存耶元白收之當勿遺落庶余得頻頻借閱也甲寅立秋日記

唐顏真卿草書爭座位帖

大丈夫平生節槩只視其氣如何胸中磊落如萬丈虹蜺遇事而發出之以理便可如真金美鉄百鍊不回若

無主宰為物所奪則瞬息間已水消霧釋不能復振顏
光祿在唐人知其死希烈之難不知此老平生自許者
不必待此只如爭坐位時咬釘嚼鐵便得上錫時氣勢
元白信此則此帖潦潦草草皆是一段奇氣只當作祭
二侄文字書麻姑壇文章看之可也

唐歐陽率更行書夢奠帖米元章行書杜詩附

右夢奠帖與米書杜詩共一快壬子秋曾於市上并深
慰帖欲購得之逢新安王虎文與語回首已失賣者所
在後吳門表紹之以深慰見寄而茲刻未獲再睹昨于
杭州王篋泉宅見陳道復重臨米詩恍然憶往事如昨
今復借元白兄所收舊冊覽之恰似久別故人忽墮研
席邊談笑竟日默消胃中許多俗氣也

唐梁昇卿隸書御史臺精舍記

觀此碑足見唐世法網之寬然在上者若無真心泣罪
人之意則精舍即見地獄餓鬼而罪人匍匐下方且
望之奪魄此書與夷齊碑結體相類唐人隸書可觀者
也

唐張誼行書

張誼是碑行押綽有魏晉風韻乃知今人不能退筆如
塚以造古人妙處而欲傳世真是愧報無地也

唐僧懷素草書大字千文

狂素此書遣筆似與自叙藏真律公諸帙不同然而圓

熟姿媚天真俱備可也

唐張少悌行書李光弼碑

張少悌書此碑在張誼書姜嫄碑之上後五百年有巾
男子盛時泰借姚氏法書四十種內有此帙敬為書評
歸之

唐褚遂良行書哀冊帙

癸丑四月五日余獲此帙十日同表振伯觀於園亭是
時母夫人張病勢已篤振伯束裝又迫于勉治酒食餞
之摩挲是冊記日於上今日秋而初滴坐蒼潤軒檢姚
氏襍帙得此恍然者久之回憶陸士龍有言人道多故
歡娛寔難予之所感色徒存沒只如振伯在姑蘇兵戈

中何可即見耶然則達生者可以觀矣

唐王士則行書清河郡王李公紹功載政頌

王公此碑頗奇偉有矩矱

唐玄宗隸書孝經

余觀此冊知唐之漆潤政治燦可觀

唐林添深慰帖

八月內見此帙與夢奠帖於市上余正探囊購之適遇
新安王虎文與語良久回首而失聞此刻已歸閩中求
之不易得今復獲之故題藏之以見真然之難得存此
猶足為王苴爾壬子孟冬十有九日病酒早起搔首書
此

唐沙門勤行書靈運禪師功德塔碑銘

右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崔瑛天寶九載立世言開元天寶之際文人唾地皆成珠玉今以此碑觀之如云窮歲默坐猿對茶碗鳥栖禪菴彼頌雲無心即我心矣彼澗水無性即我性矣此教語雖今之善知識不能拈出况經生執書法自聖教序中出是善學逸少者嘉靖丁巳五月七日記

唐本業寺碑

右僧契撫撰東山任德筠書乃南唐乾德五年所立者按記言天鑿九天僧淨玉捨宅為寺保大五年宣義開寧兩鄉人周俊周錫等請開善僧令安修之碑乃為安

而立者予嘗記誌言靈運謝惠連墓近本業寺地名謝塘屢欲遊之甲寅司友人自栖霞至寺入門石迳甚幽而殿正與鍾陵之陰相對寺后亂石導路如萬羊間寺人以謝墓不知所在作詩弔之以還今回思之都忘其景象惟碑內言東接文園昔是儲君之主西連蔣嶠今茲蕭帝之蹤者思之彷彿其形勝爾丁巳五月十八日記

唐柳公綽正書諸葛武侯祠堂碑

右裴度撰文乃成化中重鐫者有御史榮華跋言中立此文如甘誓亂征不華不俚子寬此書如端人正士筆法道勁裴公文首稱秉事君之節者無開國之才得立

身之道者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惟武侯有之信如跋所言也玉泉公自蜀還見貽日記其後嘉靖丁巳六月八日雨中記也

唐高正臣行書明徵君碑

右高宗御製王知敬篆碑陰有栖霞二大字乃大中庚子歲所立合碑乃景於此即米芾所謂手摩一丈玉讀盡上元記者書自聖教序中出極有風骨可愛

唐寶泉正書華陽三洞景昭大法師碑

泉字靈長詞藻雄贍艸隸精深晚年著述書賦七十餘言蓋深於字學者書此碑在唐人中別有一種風韻骨力有瘞鶴之意碑在貞元三年為韋公師立歷叙世系

及師授甚詳又言法師至行稽乎玄化通識合於靈造其有也萬物不得而不有與其無也萬物不得而不無得喪以春秋為死生盈虛以天地為旦暮其推尊可謂至矣而后又言身溼世故迹混俗塵發忠孝以飾躬演信義而旌行蓋隨時而不器也常道之可歸若然則其人似亦可取此所以昔人以道門華陽方之濡門洙泗也欣友人陳元魯遊三茅榻此見貽予手書粘為冊因題之留軒中云嘉靖戊午九月廿二日雨中對菊花記

唐業行寺主釋翽徵正書岑君德政碑

右岑君德政碑乃唐雍州錄事參軍張景毓字燭徵撰業碑岑君名禎字德政茂南陽人也祖文本父景倩解

福為 軍又為蒲州司戶叅軍又調精補衢州司倉叅軍乃擢授潤州句容縣令是碑因其去而立也碑今在縣治二門外今年秋予以試事赴句容既失意日夕遊衍崇明寺托民居捐數碑以還柳汧江君指示此及寺中仆地石幢云是李北海所書又檢書史會要以示句容隱士若江君者可謂難得矣是日出少時與祝京兆往浚詩稿及宋刻句容縣志自言遠祖江賓王與朱文公同年家有當時試錄在鄉中不及取后予迫試事歸昨始寄至因得摩挲墨本恍惚往事故記之云嘉靖戊午十月廿一日記

唐沙門齊操行書大泉寺新門三門記

右鄉貢進士姚摹撰文乃唐開成三年所立者今在句容崇明寺山門內按志大泉寺在句容縣東北五十里乃宋開明二年邑人顏繼祖捨宅為之者今徙置縣北唐卷村碑陰有崇明寺莊功德記則允符庚辰山陽李潛書是此碑自元符時已移在崇明故題為崇明爾但不知今之崇明寺可即志所謂唐卷村寺碑兩旁尚有鏤記惜不及觀捺所書有岳麓遺意可保潛書不甚佳篆額上刻大士像精妙絕倫戊午十一月二十日記

唐昭仁寺碑

右朱子奢撰文不著書人姓名鄭漁仲以為虞永興而都玄敬亦信之予謂筆勢與永興不類雖規模永禪師

而有風骨或恐即朱公所書不可不知也嘉靖戊午王泉陳先生在慶陽建一范堂自為記刻之后客死載喪歸其子夢吉以遺刻惠予而并及此嗟夫士遊萬里之外欲以功業自詡而瞬息難料如此此所以唐皇於薛舉戰地而為此寺觀碑中所言如御辨空同非趁涅槃之岸乘雲谷口寧遊般若之門云云者亦可槩見也欽嘉靖己未二月初八日記

唐王縉行書王忠嗣碑

王公此碑元載撰文夏卿書丹一時翁婿水玉裝人矣字結體規模北海而肥予曾于盧回卿書室見之記憶不真因近世稀有也聊存之嘉靖己未十月二十六日記

記

元續記

宋米元章行書魯公碑陰記

宋世書稱蔡蘊黃米然而南宮雖自魯唐諸名家出而其法亦少變焉此帙筆勢猶端謹無怒張穠纖之失其亦曰魯公而變之者故甲寅三月望日題印崗太守所藏本以貽元孫原博

宋劉次莊真書仁壽縣君墓志

正德中祈澤寺修佛堂此志背嵌牆角僧欲碎以為路東橋顧公見而止之遂傳於世子向見茲石在露地諷寺僧移向屋下然比久不至山中今不知果移否也又龍池邊有宋時移文摹刻極精印崗公當不應及遺之

也余既借觀此帙而並以是告原博原博有別業在湖西他日轉搨之以歸亦一奇事也嘉靖甲寅三月十八日淨信居士盛時泰仲交記

宋米友仁行書大成殿記並謝宸翰表

評者以南宮書怒有子路未見夫子時氣象今以小米較之又不但堂廡之羞而已余嘗合晉二王唐二歐宋二米並觀謂其一懈不如一懈以茲二刻視之良可見其梗槩矣甲寅三月十八日借觀淵泉兄所收本因題數字以記之

宋彭太素行書等覺院記

此碑刻於真宗改元之歲當是時四家之書未行故猶

有唐人行押之勢覽之翩翩翻自可喜也

宋蔡卞行書曹娥碑

論者謂京卞之書悍誕妍媚見於顏眉千載之下使人掩鼻故當時見大蔡書宗寧二字者有有意破宗無心寧國之語印崗公收古今法書極多而猶不棄於此焉高齋靜坐有客詣門出此與坐位帖同觀亦可以知人品嗜好于書筆中矣原博試以其一語我來

宋李侂隸書鄆州學新田記碑

此帖雖出宋世而題額下款俱如漢刻有古受禪遺意原博其以甲府貯之俾人輕宋世佐書者觀焉甲寅三月二十日束髮畢禮慈悲大士像后記

宋蘇子瞻行書洋州園池詩

此帙乃東坡為石室先生書者周府重臨故有蘭雪軒筆意

宋王介甫此君軒詩

此君軒刻舊在應天府庠吾鄉嚴子寅酷嗜書畫嘗欲構一亭種竹東西壁重刻是石嵌之未果今二石既以零落而子寅竟賫志以沒偶覽原博所收道其間於人者如此時甲寅三月二十日也

宋范文正公真書伯夷頌

系為唐處士檜為宋宰相賁賤迥昇然檜當時思託于系之後而今日檜之子孫羞以為祖然則人之立德可

知已嘉靖甲寅四月初七日記

宋沂州普照禪寺興造之記

右沂州普照之寺興造記仲汝尚樞程暉篆額仲汝芳刻石而書則集柳誠懸諸字為之其視玄秘塔等銘蓋猶孫之於祖雖不求其必肖而氣脉不無闕涉記稱其地即右軍故宅故有晒書臺澤筆記池吾于此而又有徐勉戒子書之感遂并以告泚泉兄也嘉靖甲寅四月七日記

宋邵毓行書安民堂記與梁彥通碑

右邵毓書二碑其一前有飛白安民二字乃仁宗書以賜錢晦者世稱飛白始自蔡中郎而右軍稱善然今都

不可見學書者即此觀之亦可以見其飛翥之遺意矣

按書史會要毓字仲恭丹陽人曾知蘇州工正行字體清勁二書可稱能品嘉靖甲寅四月七日題

宋黃魯直行書食時五觀

余嘗謂涪翁四休詩與五觀帖視其言若迂而真有益于人今人閱世事不空讀梵書不廣少侈於衣馬老溺於晏安失意則奔走竟日得志則饕餮終歲其有留意清談者鮮矣而又況于深詣聖諦耶予昨借此快于羅氏聞之而深有所感故手臨以還之也

宋米元章行書章吉老墓志及表

右二碑墓表字大於誌然佳不及於誌吉老以醫名于

時元章既為書誌又為述表拳拳而不厭其復此雖其子之自致亦以吉老為人可補也觀其志之所述數事蓋亦為行而隱於醫者今人于親之沒自為志文刻以示人苟且完事惜費而忘義豈以今之時無米顛耶吾于此深有所感

宋黃魯直真書狄梁公碑

王欽佩先生謂此碑如劉阮之徒章甫粗豆蓋謂涪翁不善真書故不免反拘于規矩中無超然處也

宋蘇子瞻馬券帖

右大字甚佳方叔過子瞻不偶而落第即此刻觀之不徒見當時友誼之篤亦足以知李公人品矣

宋放翁雜帖 陸放翁

予癸丑清明日曾得此帖題詩其上云人人載酒過長干歌舞春風興未闌我辦酒資無處用購得舊帖背人看蓋曰先母病將祈神三節故爾今日再觀羅氏此帖徒為潸然出涕而已

宋蘇子瞻真書韓文公廟碑

右結體端毅有褚法佳書也

宋魯直行書快閣詩 黃魯直

右筆纖長在食觀帙上馬券跋之下

宋蘇子瞻真書表忠觀碑

右大字有骨力學長公書者自此入可得其勢

宋黃魯直行書黃龍晦堂和尚開堂疏
文節此書骨肉俱到勝七佛偈百倍

宋黃魯直行書七佛偈
右遣筆纖列于不佳失真多學者恐流於媚

宋邵補之隸書明倫堂記
右在休寧縣乃淳熙甲寅邵補之記并書不甚佳

宋瑯琊山題名

右簡省藏瑯琊山諸賢題名一帙內有云治平二年秋
八月癸卯我生魄兄子美與子季幼子世偉為瑯琊之
游觀月于曉光亭宿了了堂詰朝西觀瑯琊洞飲寒泉
并煎茶而還又明日往觀廣照上人之塔由南嶺路以

歸自初及今至山者三而未有如茲遊之勝且悉也滌
人雍成之為客長老僧繼詮在行責授滁州團練副使
錢公輔題又后書云甲辰仲兄子玉續至余曩讀滌志
恨不載諸聞人題名今觀此良然巨區既已快古迹之
未湮而讀之至此又如身在于岩萬壑中者然則古人
謂游名山飛鴻踏雪題名只如雪后指爪者豈真無所
見哉

宋蘇子瞻行書金剛經

右小字前有篆書御府所藏東坡書金剛經十字子開
之高近思云此解碑在臨江覆砌道左高疑其有字起
之得此然竟得其半昨高曾以此貽予予昨轉贈半峰

老衲嘗戲謂之曰蘇學士為父書金剛經止一本流傳
至今予為母書心經不下數十隨寫隨沒此宗公崇老
和尚如何判斷彼曰且只管寫莫與他較長說短予又
曰當再為師寫楞伽彼曰即刻板江淮予笑曰汝道我
做不得東坡自却以佛印自任曰家貧靠講富客造有
以吳中重刻貽予者恍惚憶往事因為題之時嘉靖甲寅
十一月十三日也

宋黃魯直行書遊青原山詩

右碑遣筆俊偉惜刻手不佳有失真處然風神故在余
嘗謂涪翁二詩如后首釣魚臺云笋簾林塘晚絲繡歲
月除綽有唐意但以前篇觀之則用韵既險而說理又

晦率多牽強餽湊欲令人以意解之此所以謂江西派
也

宋蘇子瞻行書歸去來詞

右石本在潯陽長公此書用筆員鋒鏘都不露後有跋
差大字更疏爽余少藏是本每暇則臨數百字嘗慨想
惠順自言惠州不在天上之語而杜之謂其間闕萬里
只求長公一書為誕及今觀之公此書真足以博惠公
一死然公不書他文而獨書靖節此詞豈非所謂飽吃
惠州飯細和渊明詩者深有感於中耶

宋黃魯直草書阿房宮賦

右多側筆亦有遊絲牽連處不如所書漁父詞

宋魯直行書缺月掛疎桐詞 黃魯直

右大字有丰神活翁書出色者骨與肉兼到

宋黃魯直行書大江東去詞

右後有跋已模糊活翁此書不如缺月掛疎桐

宋蔡君謨正書萬安渡碑

右大字結體不愧摩崖

宋黃魯直行書洛溪行

右字遣筆妙刺手亦精在青原詩之上

宋蔡君謨真書有美堂記

右字大如錢隸題美茂宋世稱能書者四家獨盛然四家之中蘇醞藉黃流麗米峭皆令人歛衽而蔡公又獨

以渾厚居其上豈非以莊嚴簡重望之如有德之士而

自令人心服雖欲凌駕其上而自不能者哉

宋末元章篆書徽宗御製孔子贊

南宮篆書世不多見此刻殊有 遺意但微傷于軟

宋蔡端明詩刻

蔡端明書在宋代為第一萬安渡只欲逼摩崖此數詩結體真勁曲刑俱在駸駸入顏光祿之室矣嘉靖甲寅六月三日雨中借姚氏本觀於蒼潤軒因題

宋寶晉齋法帖

研山遺刻余同蔡端明稊帖借觀於元白回合壁君謨

答徐虞部辨歛石詩臨四紙一貽朱法曹子价一留屏上而歸原榻於姚氏

宋米海岳二帖

右米帖二種乃元白得之嚴子寅者端墨堂是元章使淮時所建答薛紹彭云本當第一品天下却緣願筆在連漪者是也多景樓在京口面山背海為天下甲觀元章僦居在馬比年學書求借遺帖昨得此燈下觀之甚適因為疏之如此

宋米章行書太平州蕪湖縣學記

此碑在米書中最高為環瑋吾鄉嚴子寅酷愛南宮書每

日臨千百字弊則更易一帖此本不知是第幾次裝者今歸元白余得厭觀之遂得書以記

宋真宗御書青帝廣生帝君讚 正書

帝王學書自非急務然即其筆勢觀之亦足以知其治所在趙宋自太宗後惟真宗稱良觀青帝廣生帝君刻亦足以知好生之意評者謂其書妙在全備八法元白其信然哉

宋蔡京正書集賢趙公大觀神道碑

此乃黃美之故物簽題是徐子仁所書流傳允許乃歸元白鄭子經言蔡公書令人掩鼻而過元白收此乃無采非之意耶

宋末元章行書露筋之碑

曩讀王常宗露筋娘子詩心甚壯之欲一見未帖不可得秋澗簽頭忽以見示長夏湖草邊蚊雷不知籠百萬終攢臭腐已自飲飲一上此女便是百千劫一段公案中岳沒為劫破今日文墨之士借以抒寫忠憤

宋僧夢英正書夫子廟堂記程浩文

夢英繆篆極為可鄙一時縉紳欲而贈詩今觀此碑有顏柳遺法殊堪披誦也唐時舊刻英特重摹之上石鼓典型俱在耶

宋中書門下牒

右中書門下牒永興軍一通乃宋仁宗曰范雍之改地為學欲請九經書籍者當時眉陽僧惟悟正書上石字

畫道勁有歐陽率更遺法秋澗嗜金石刻不拘細微故得蓄之金既借觀教過乃知古人重民育才在宋尤有忠厚藹然之意不獨文翰精美而已

宋黎持正書京兆府學新移石經記

右京兆府府學新移石經記一帙乃宋元祐五年黎持為文安宜之正書以紀呂公移碑之故者呂公此舉真光明俊偉有功斯石余嘗兩觀石本慨想蔡中郎遺軌然後知是記之作所關者大

宋范成大行書四時田園雜興詩石刻

右范石湖行書後有周伯琦跋云公以文學知過思凌阜凌遂登執政此詩蓋謝事後所作曲盡吳中郊居風

土民俗不唯詞語膾炙人口而筆墨標韵步驟黃蘇之下使人健羨名不虛得詎不信然余向讀石湖志慨想之不可得今觀元白所收墨本為之憮然然吳中近為海寇剽劫痛非昔日矣縱使石湖老人見之吾恐不賦田園而賦洗兵馬也

宋涪翁書歐文忠廬山高長短句

歐文忠公廬山高自謂其頡頏蜀道難然得涪翁此書愈覺氣勢軒翥是皆二公平生之極詣也清秋園居瀟灑無事獨坐鵝群閣上日臨教十字水天兩碧又何异仗策紫霄峰邊耶

宋黃魯直阿房宮食時五觀馬券法帖

杜牧之阿房宮賦余嘗恨其不道磁石事涪翁此書其飛翥勢有金石相宣之意食時五觀帖多折筆馬券帖是蘇黃二公為方叔區處其窮者讀其券真有令人愧死處今時風土偷薄豈徒用友道淪落真如弟兄骨肉以財勢欺凌者何限况兩姓人耶吾友姚元白蓄法書甚多今此三刻併為一帙必有見矣色徒愛其字耶

宋黃山谷書七佛偈快閣詩石刻

宋元章曾訊黃庭堅是指是今以七佛偈觀之信然如缺月疎桐之橫放晚登快閣之清勁大江東去之轉折則又種種臻妙大抵學書之士只須遍覽古今墨迹石刻爛熟胸中臨書時隨紙筆興趣寫出更不可道古人

不好處便落人腳底下爾

宋黃山谷二帙

右濟南周子與并涪溪石刻二帙吾友姚元白所收子與帙曩歲西虹外史曾以貽余后為好事者持去壬子春余在盧中丞座論及古今金石刻偶誦此一過盧公笑余槐花將黃士子曾中文墨無半斛不知從何記此閑話余笑止誦涪溪詩舊曾借觀於羅氏余評其遺筆妙在清原詩之上今日再觀秋夜篝燈摩挲石本遙想老人當年季春風雨中湖裏江水欲漲從縑素數十人向元次山碣邊作詩書字三宿而反俯仰古今寧無所感慨乎元白慷慨好事能周人之急家有波池教飲蕭洒

曠濶正與二帖相契余得借觀故漫為書

宋黃庭堅黃龍禪師開堂疏并元上人詩

黃龍禪師開堂疏并元上人此君軒詩共一帙皆山谷老人書元白收之余得借觀因嘆晦堂和尚為徐禧請出向雲岩院說法後人追求山谷書此疏已是捕風捉影元上人千里間關見魯直只要一詩此又却是喪了自家寶珠矣然非二人留下這柄話頭元白將何者裝潢余將何者題記且又道一人兩手寫字還有同者麼請元白一轉語又休道我平地上起骨堆也

宋米南宮行書章吉老墓表

米元章書章吉老墓表筆勢縱于誌銘大都士人作書

時有乖有合觀者雖不可執此較彼然必求其妙處則於自己臨摩方有資助不則只是開張顛善草凡得其敗紙惡札皆謂是以頭濡墨時所書豈不是痴人前說夢嘉靖甲寅八月二十七日在蒼潤軒對吳仲珪古木寒藤記

宋米海岳臨魯公座位稿

凡臨書摹繪畫貴在神駿不徒形似米老臨座位帙壁之孫之于祖雖不必全肖而氣脉自是派若使他人為之吾恐其優人為項羽在場時雖能辟易叱咤而轉背終只是凡夫爾

宋米元章臨唐虞永興汝南公主墓志銘

書史言唐虞永興此帙甚詳此乃米老重臨本頃余送文壽承昆玉還蘇詩曰獨獲汝南帙何須登第歸止指此銘舊跋而言今于元白處借此觀之恰似當時在十八丈重覽與筵玄對言也嘉靖甲寅八月二十九日曉起對而在蒼潤軒垂簾記

宋米元章染袍帙

元章染袍帙後有華宋跋世稱元章顛以此帖証之果然然世亦有顛于元章而不稱於人者甚多然則顛者人耶帙耶元白其謂何耶

宋米元章寶晉齋殘帙

右寶晉齋殘帙乃子寅所收今歸元白予得冊閱之目

記陳繹曾有曹之格模刻在諸帙中為最重下蓋星鳳之子也古人鑒賞心手兩到今世稱好事者豈徒未見古榻并古帙名亦未之聞子寅平生極嗜詩且且酷喜米書余所見不下百千種而米居其近半予每憶其人不得而得見所遺回為慷慨者久之嘉靖甲寅八月二十九日雨中試龍井茶書

宋蘇子瞻行書醉翁亭記

歐公此文蘇公此書真不負此淦州山水但不知李陽冰篆庶子泉與韋蘇州作詩時如何

宋蔡君謨真書萬安渡記

元鄭杓子經著行極取古今十三人謂蔡公書起五季之衰萬安為摩崖之苗裔可謂確論蓋大書不難於矩矱而難於得天趣真趣多今以此觀之只似作蠅頭小楷此固其過人者耶

宋方山定林寺碑

右方山定林寺碑一通乃宋嘉定庚辰免解進士建康府校正書籍宋舜庸撰迪功郎新平江府錄事參軍秦鑄書從政郎辟差充江南東路安撫司准備差遣危和篆額按志舜庸即金陵人隱居不仕著金陵事萬卷慶元中留守吳玘訂証以傳為此文頗工書亦米意予以乙卯春同祈澤僧往遊回榻以歸然志但以米公為隱逸而不知為免解進士微此碑其何以考耶丁巳四月

記

宋吳郡重修大成殿記

右宋鄭仲熊撰米友仁書翟耆年篆內言國家兵興之後天下廟堂學僅僅有之類因陋就寡寶文直閣學士括蒼梁公來收之明年修此乃紹興十一年也予謂梁公以金人之寇創制學校可謂良收然比歲海夷入剽吳人回避此亦甚所弃也天幸不使屠城爾設有之其虐寧下耶不知繼之者亦為修此乎予以丙辰除日得此於市又有金書妙法蓮華經七卷于綃者細如蚊足隱見字畫上畫寶塔品下畫諸方諸祖不知何人所為寔奇品也目附記之若夫小米此書向已評之不再贅丁巳四月二十八日記

宋蘇子瞻楷書海市詩

坡仙嘗謂韓退之能開衡岳之雲而不解憲宗之惑能信鯉魚之怪而不能已當時之謗觀海市若出一轍世稱二公命宮舍磨蝎故文而多訛信哉

宋蘇子瞻行書吳道子畫跋

右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書與史全叔者去海市詩前後僅數日蓋必一時所貽者書法飄逸其亦所謂遊及餘地運斤成風者耶二刻俱在萊州蓋蘇公妙品也丁巳四月二十八日作文後謾記

宋人題名

右不知所刻亦無名氏其語云至和二年歲次乙未夏六月下旬休新釀報熟佳菓探成清泉可漱芳樹堪倚郡守陳從古率通判王希顏色令孫奕台懷陳確從事趙頤杜仁壽會於岩石之上醉書以記共六十六字楷法精妙予每愛之俟詳考以訂其所在

宋蘇子瞻墨行

右嘉靖乙未吳人得于土中是時錢德洪為學師記于上錢餘姚人以誦學名記言東坡敏悟可與入道而學不純于所造皆技能害之使專志於道則粹然一出于正矣予謂錢公正專志于道者又無技能害之何其所造亦止此耶丁巳五月十八睹友人所寄拓本同記之

宋湖逸上人像贊

吳中舊有酒仙詩張即之書刻于石予每愛其達有寒山拾得之遺今無競齋贊湖逸上人云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破荆棘林遠過金剛圍眉毛廝結鼻孔撩天燒了護身符落紙如雲烟有時結茅晏坐荒山巔有時長安市上酒家眠氣吞九州囊無一錢時節到來奄如蛻蟬湧出舍利八萬四千贊嘆不盡而說偈言嗚呼此其所以為濟顛者耶噫若茲人者亦酒仙之流也欣丁巳五月十九日記

宋如愚居士書滿庭芳

昔僧有言儒門淡泊收拾不盡所以皆歸於佛此言雖

夸然人定有或因首悟或因不偶而逃之者金陵牛頭山辟支佛方塔上有宋如愚居士滿庭芳詞云吾乃當途弃儒奉道遵行聖悔多年已踰三紀截滅六塵緣習業自營度日未曾謁見豪賢般若力掀翻煩惱坦蕩獨偷然未斯于四載裝璜佛像塔宇盡光解造遮場石道直至水磴邊都係束脩已鏹捨為助道安禪知慚愧了無所得本覺性明圓字畫類山谷后書淳祐四年十月望日如愚居士書記后又書云庚戌年九月初二日化予以癸丑七月望為先母張修孟蘭齋此中睹此詞時方僧明通者修塔未完予許作記后刻石送入山今並此石俱嵌于塔傍又有一碑不甚佳丁巳五月二十二

日寶先親忌日時已四更歲矣祭餘檢書偶見之因為記于後云噫若居士者亦高人也哉

宋蘇子瞻與佛印書

右小碣在金山乃淳熙戊戌所立者內言僕不知大顛如何人若果出世間豈一退之能輕重哉味此語似有諷元公意故前云今承示喻知世外人尚叔叔如此吾輩何足道哉則其意可見矣丁巳五月二十六日記

宋張忠定公像

右宣德中安成劉球所刻劉公下自有像記甚詳像作中服員領而文骨采甚奇古上橫篆張忠定公遺像六字左書大德六年九月十有七日吳興趙孟頫同楚人

湯炳龍拜觀於北山書房右書公自贊曰乘則違衆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徒勞丹青繪寫凡質欲明此心服之無數予記陳希夷贈公詩有云自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閒地也頃多謝髮邊瘡益先知之矣雖不能同隱華山亦已籠于仙也哉丁巳六月八日雨中觀回記

宋黃魯直行書此君軒詩

右弘治辛酉長洲薛英按蜀獲此碑于南榮立于多司覆之以亭自以為起廢涪翁九原之英爽亦一蘇醒昨玉泉公在南榮分司早發時忽見破屋中樹一石自被荆視之因榻以歸噫好事如玉泉公使薛老有知其亦蘇醒已乎涪翁此書與詩頗奇偉自言吐嗟而成文不加點蓋亦一時之興所至爾程嬰杵臼二句然有江西派之意也丁巳六月八日雨中觀於蒼潤軒記

宋米元章大書墨池扁

玉泉公還自蜀予往問往迹言支机石乃一頑石左擔山已入官衙浣花州堂近河唯長松里餘內有一寺楊子雲故宅已廢門楣上存米公墨池二字因索以歸海岳公署書甚稀然書史言甚高而二字亦無古意正昔所謂心眼高妙而立論有過中庸者歟

宋 正書義和寺記

右宋太平興國四年立內言寺本晉人司徒營之宅內

有昭明太子書扁經會昌之燬不存筆力甚道惜榻入庸俗前書人及撰者之人俱未及榻俟後游時補之爾戊午十一月二十二日記

宋馬雲夫行書崇明寺轉輪藏記

右紹興九年立張體純篆雲夫此書規矩褚令蓋當時院體所遺今石嵌于院壁寺僧都不知之柳沂柳永年字壽卿者為予言遂併榻之聊作他時談柄爾戊午十一月二十二日記

宋蘇子瞻行書馬券帖

右馬券帖刻在嘉興陸宣公祠中乃子瞻為李方叔所書後有子由詩并魯直跋方叔即子瞻主試落第者予嘗謂子瞻以玉鼻驛贈方叔不足奇而子瞻以玉鼻驛贈方叔則甚足悲然方叔不遇於子瞻乃命也而后竟齷齪以死使坡公有愛才之累則士之自立可不慎歟嘉靖己未二月八日因友人所貽漫為志此

宋蔡襄正書有美堂記

蔡公此書出自永師但天子寵之之寵不泛穴其說見郭忠恕佩觿可攷也嘉靖己未四月二十八日自得此于市上記之

宋季布楷書新公塔銘

高座本晉時古刹而碑碣絕無小碣隱於藁莽乃紹興中甘露傳燈正祖大法師永為東講院主慧新立者文

與字雖不甚佳而寔兩花之遺迹內言新公負母禮補
陀過大士化現曰觀音不在南方汝途中錯過又曰以
有為身易無漏智事亦奇句亦古也嘉靖庚申清明日
記

元牘記

金玉黃華書博州廟學碑陰記

黃華老人此書駸駸遂侵凌米顛直欲與之分庭抗禮
虎視在堦下便當縮頭爾嘉靖甲寅六月十八日睡起
題

金玉庭筠行書博州重修學廟記

右黃華行書全學南宮史言老人儀觀秀偉善談吐胸
次不在元章下觀之信可見矣元白收法書極富長夏
坐鵝群閣臨摹不輟予每借閱之故為題此

金玉庭筠行書太原重修學記

老人此書筆勢在博州二碑之下吾鄉嚴子寅性嗜米
書兼蓄學米得名者蓋亦從流溯源之意今乃都歸元
白元白其勿厭觀也哉洗硯硯邊夏水正漲日臨百過
足矣

金黨懷英隸書孔廟碑

右字畫在周西岳碑之上

元牘記

元趙松雪行書千文

書石籍于刻手猶書紙藉於筆二世稱趙文敏字非苑紹之刻不佳此帖乃僧啓東白重模於石者故筆勢不無少失焉觀者如九方氏相馬可也甲寅季春望日記

元鮮于樞行書進學解

頃見鮮于伯機縮書唐人詩二軸筆勢如猿嘯蒼松鶴鳴老檜以茲刻視之用筆雖同而丰神稍異學書者必多求之墨迹而後覽乎石刻庶可以悟古人筆法之妙矣嘉靖甲寅三月十八日曉起題

元楊翽隸書瞻儀堂記

唐時字學甚盛而獨佐書不渝漢魏豈以當時人皆習于真草行押故遂不工之耶今以此帖觀之雖嚴勁古拙不及古人而布置美茂風神骨力反有一種韻度學者可以觀矣原溥乃祖印岡太守藏漢刻甚富而猶兼收乎此其有取於斯也哉

元劉唯一篆書朝元觀碑

元人篆書惟吾子行周伯溫知名此刻雖美茂不及而古勁有碧落遺意可寶也原溥其試較之

元李處巽行書范文正公祠記

徐琰文章處巽字百年碑板未篆皆行人莫道追崇過似當時范秀才徐琰過杭州折節吾子行李處巽重

刻嶧山碑今在尊經閣下二公皆勝國時博雅之士即此文章字畫可以想見儀型矣嘉靖甲寅三月二十日記

元王興祖隸書池州路從建憲司分治記

分司之責甚切於民而元末法度盡廢一切皆為粉飾之具此碑刻于至正六年後三十年我聖祖龍飛而池陽首服則民心可知矣然則前日所謂閭閻其君者祇足速其去而閭閻細民竟何所赴愬耶觀是者可以觀感矣甲寅三月二十日記

元虞伯生真書興龍寺記與元清河碑

曩見道園公題宋孔道輔擊蛇笏卷後筆意正與碑同道園公在勝國德行文章冠冕一時而書字特其餘事然其行筆重厚典雅類有道者之士則公之德行文章又於書字而可見矣淵泉借予法書將及百種而道園公之刻初見故為道其故如此嘉靖甲寅四月初七日記

元虞伯生隸書長洲縣宣聖學記

右陳旅文柯九思篆額予幼時聞橫江顧師言文徵仲隸書是學虞道園者曩見虞公題亞上十數字今以此本印可之翩翩見其筆意矣

元楊桓篆書李翰林酒樓記

右沈光文楊桓篆筆力瘦勁樓字從痿不從木也文亦

奇偉慨歎

元趙子昂真書冲玄仁靖大真人張公碑

右碑結體勝番君

元盧疎齋詩帖

右盧公書奇偉雜真草隸籀而出之故其勢飛動

元趙子昂行書少陵裕公碑

右程鉅夫文松雪公書字微肥殊有李北海筆意

元鮮于伯機草書十文

右大字結體雄壯有氣勢後自跋云余與仲美任侯別十年大德辛丑過予錢塘相與道至元丁丑初渡淮時事恍然如前世回留數日其行出此紙求書余不解書

南方士大夫以予北人粗知點畫凡得數字傳玩以為

希有仲美來自天京如東平宋集賢雲中李昭文噪陵

周景遠彰川田師孟真定一惟肅皆一時善書之士胡

不求以為法願予貧酒多謗曲學寡聞之人奚足法耶

殆用此相慰藉耳故不敢辭雪寒晨起筆墨不調殊愧

不工鮮于樞記

元趙子昂行書十文

右結體佳刻手亦精前後俱無跋臣伏字誤書服字傍

著一小伏字如豆大

元趙子昂番君廟碑

右行書微傷於肥世人學趙書者咸知有番君廟碑本

猶學顏書者咸知有多寶佛塔也

元吳叡篆書東山精舍記

右虞集文蘇天爵題額唐棣立石字起落筆處俱夫蓋

自古文鐘鼎中出也

元李雪菴正書茶榜大字

雪庵和尚善書元時禁扁皆出其手此刻尤為得意

元白市隱園鑿茶泉以餉客月中雪後汲水試羅峯時

出此在烏皮几上焚炷香共以指畫字讀之阿誰雖非

盧公定是馬昇七椀不足童子必重擊火矣

元趙子昂行書演公碑銘

唐李北海書碑板最多趙光祿繼之亦然此碑骨肉兼

到可以雁行李公矣嘉靖甲寅七月五日午後睡起晒

藥適有遺墨回書此評以還姚元白書府

元趙子昂行書崇禧萬壽宮記

右余鄉赤松山農金元玉先生所收本後有跋云此快

清勁飄逸儼然李北海也而神俊又過焉可謂善學古

人者矣石刻去此僅一百五十載而筆法如新但恨無

佳紙妙墨搨摹得其精神耳大明成化十六年六月二

十五日赤松道士記于賞趣閣去三茅峰足百里云金

公平生嗜古趙書紙山筆冢精力都殫故雖數百字者

皆臨滿書紙足可想見當時臨池之工矣此快舊藏嚴

子寅子寅卒後歸姚氏子自姚氏借閱記之

元趙子昂真書七觀快

余曩歲見橫汪頤師蓄此帙每向予言松雪是書不拘學黃庭而字字畫畫皆自黃庭而出此乃真善學黃庭者然公矚目未數日平生所蓄四散於外今日俟於秋澗書齋見此拓本因有感於前事然則程公藏書袁公著論趙公校漆其可感者尤多矣

元趙子昂真書彰德路儒學營修記并許有壬小楷三臺賦及游三臺懷古有述二詩

三刻在彰德路安陽縣安易本韓魏公故里予每思一至之昨家兄宦遊正得是地舍姪省親時曾托以求河北處遺刻未之與也余日忽於元白處見此三種乃知

古今金石刻理弃草野何時不有特恐人不好好則又何地不過耶

元吳志淳隸書國清禪寺興修記

國清禪寺興造記乃勝國時張者翁文周伯琦篆吳圭一書者後有章草小篆云國清寺興造記張太史為宗勉公製之主一吳隱君書之適時多故未遑入石今宗勉主岳林子間會舒汝論徐自牧諸公子契此堂因請視斯文恐久而湮沒乃合志命勒石他日因清山中或能復刻豈不謂之習岷山故事乎况別石心二老嘗撫誦而歎美之茲石之立誠其志也洪武元年十月既望大子謹識內數字不甚明右徐九峯故物世稱

吳公書是學孫叔教向見閩人陳少峰所藏墨本正與此相類

元泰不華真書祈澤治平寺佛殿碑銘

金陵惟棲霞最多古文刻次則祈澤今年秋同友人顧清甫姚元白陳叔行共宿次日由宮氏泉達虎洞再宿天寧而返因命寺僧員壽搨此按不華字兼善元名達濤化狀元及第後御為易名余向見清風嶺碑篆書極妙蓋學徐鉉張有而稍變其法者此碑自歐陽率更中岳圓活姿媚風骨俱存可寶也

元茅山崇禧萬壽宮詔書

右趙文敏公所書石川張文獲于句曲過余陵子見而

愛之遂遺以贈且書一詩於扇上貽予見敏耕曰粗扇不直一可歪詩要他恁麼不贈雲浦學士贈與令郎元哥公慷慨好遊所至傾市此乃往三茆公柯丹丘竹譜所得予既借臨竹譜而復獲此公之愛我可謂忘年矣四川毛儀曹見之謂予曰趙公書至延祐始成此乃六年所立視他碑咄咄逼北海矣予以為知言因并記之嘉靖丁巳四月十九日雨中在蒼潤軒對山丹花記

元王士弘書重修方山定林寺碑

右虞集撰普顏帖未見篆內言方山三出名士龍光祠承蓋以退菴無公主天禧講席既沒朝廷欲命其徒平山崧公繼之崧讓子絕流演公以絕流之名非所以廣

學海興大乘也命集易為道源使繼退菴而松公次之
松念其業師妙至在方山故以衣孟之資重修其寺而
集為之記集言衆生自無始以來執著諸有以受苦惱
諸佛悲憫示以空法又俱滯於空寂中道出焉是故無
有亦有無空亦空則妙有真空無間然矣此教語甚簡
到書法亦婉媚可愛予向遊其地見此碑仆于門下因
搨以歸丁巳五月望日記

元沙門師一行書崇明寺藏經院碑記

右沙門廷俊撰文李桓篆額乃至正五年所立世稱崇
明寺經為斗藏蓋言造時有七人甚偉來書書既不知
所在今碑亦言之然經今已散失予亦收兩函一為道
行般若卷一後書大宋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七月初六
日起首寫造姑蘇陸松書一為樓炭經卷二後書年月
同惟姓字是範昇者據此則出于吾人可証而何以云
云耶但前有硃砂印曰句容經藏禪寺斗書毗盧法寶
則又明言之不知何也師一書出自松雪頗妙戊午十
一月二十二日記

元趙孟頫行書姑蘇能仁菴記

右沙門祖瑛撰菴在吳江本居士陳無心所施始名順
心以居其本公之徒祖震者後果庵居士吳志因佐之
改為能仁蓋震隱於皖本公至願為役終身從遊匡廬
金陵旋至天日震既沒以其弟子正性領之故為是記

也按記擬震若亢桑之于老聃薛勤之于郭林宗明大
禪之于妙喜蓋亦有以厭服其心者歟松雪公此書絕
佳內畝字作畝他本所見也名之下各有私印至順三
年所立者戊午十一月二十四日攬爐呵凍記日色烘
牕上甚造也

蘇帖

近世學蘇長公書者自吳文定公後惟石亭先生足稱名家叔行出此二巨帙相示可以知當時臨池之功矣古稱好者不過習者之門獨書學乎哉此帙皆當時襟刻榻紙亦久叔行其保之嘉靖甲寅春季望日記

書謝伯生所藏鄧善之二帙後

右巴西公遺墨二紙本辣齋大恭公舊物吾友吉山兄自得伯生為婿遂以貽之吾聞大恭公嗜古最為家藏法書名畫極多而吉山兄獨以此貽伯生者何也蓋其內一東是善之既有提調試事命而急止欲為其女畢

結伯生昨隨父槐翁憲副入關中行色甚劇而槐翁亦為請壻后行事適與之相類故遂舉以贈之耶嘉靖甲寅三月廿五日雨申同劉常山安道觀敬為題其後

書王南原四詩卷後

此乃南原公視學中州時書以昇厥嗣子新者今歸伯生便成一段奇事蓋父以之貽子翁以之贈婿王謝風流雖遠僅僅見再矣

書徐子仁三體千文卷後

余友宣光蔭多蓄古書畫余教過花嶼山房中披覽竟日夕此卷乃吾鄉徐九峯先生書以貽光蔭助其少歲學書者余嘗聞九峯篆書直繼周玉雪之後李西涯

喬白岩推為當代一人真書有歐陽率更遺意行押出入李北海趙松雪二公之中豈徒二百年來江南傑出之士蓋亦海內翩翩善書者也况此又暮年之書筆力尤為勁麗極為光陰珍秘久留余蒼潤軒昨自遊栢山還忽於笥中檢得敬為題名云爾嘉靖甲寅中秋前五日淨信居士盛時春記

書顧司寇詩卷後

右東橋公詩一卷記三首乃為槐翁夫子所書者今嗣伯生甫云以相示余謂吾鄉人物以顧為領袖而繼其後者惟視翁夫子今觀三詩相逢行之慷慨夜而嘆異風行之悲壯皆以佐弼之勛自期而回以相示蓋以預

識我槐翁夫子于家食矣時謂顧司寇徒以文字相誦而無知人之鑒哉伯生甫可以世守矣嘉靖甲寅冬十月晦日題時春

書兩山遺墨卷後

凡墨迹之次為郭填郭填之次為碑本故米元章以雙鈎下真迹一等而張伯兩亦以學者不見唐人雙鈎不足以及言知書此卷自稱兩山畸人不知為誰觀其以劉道原所論試筆蓋亦知自警者非還自郊外過伯生兄書齋出以相示予定為贗本而以上說告之同携歸逾旬欲臨一本置座隅竟未果又恐允淹有失遂題而還之蓋予之意不在徒愛其字而深取其言之足以歲吾

之疾若夫此卷伯生得自舅家乃外曾祖辣齋公故物辣齋公平生蓄法書極多出此上者當百倍不止此特其常常者也嘉靖甲寅冬十月三十日盛時太題于蒼潤軒

書金山農詩草後

嘉靖乙卯四月廿四日風雨甚寒坐樓下焚香煎茶賦詩贈廣州吳蘭皋并寫竹石曰臨此紙一過徒有退筆如塚之歎遂以之還秋潤主人俾鴉群閣邊披閱之庶有以復我也

跋山農墨蹟

右赤松山農墨蹟一卷計六紙詩十一首往作與自賦

稿襍裝之乃友人姚元白所收也甲寅歲同謝伯生曾觀於與喜堂當時已有題字今日復借歸蒼潤軒細為鑒訂前一紙是家中子侄書趙文敏公溪上雜書

屬本不當與坡翁二詩及嘲尹建昌麻姑酒詩同裝也元白文雅好事近于舊帖背紙內得山農草稿數十幅演為卷軸光彩耀人許借余一一臨之每終帙書數字以還豈古人所謂借書一鴟還書一鴟鴞不足而以字當之耶庚申八月三日東山漫士時泰記

